

鳥獸蟲魚入館來： 菊池米太郎的採集人生

Calling All Creatures of Earth, Sea and Sky: Yonetaro Kikuchi's Life in Collecting

吳永華 臺灣自然史研究者

Wu, Yung-Hwa Researcher of Taiwan Natural History

42

臺灣總督府在政局穩定之後開始仿效歐美，構思興建博物館。1908年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在臺北成立，陳列本島的動物、植物、地質礦物、歷史、原住民族及產業等展示品。在脊椎動物方面，由於鳥獸的獵捕與標本製作的技術門檻都遠比其他的昆蟲與植物來得更繁複困難許多，好人才始終難覓。開館前的動物標本該從何而來呢？殖產局最後循著東京帝大系統將菊池米太郎（Yonetaro Kikuchi, 1869-1921）給網羅進來，為臺北博物館的兩次開館而四處奔波。

1906年來臺：為三位雇主採集效命

菊池米太郎為九州宮崎縣日向延岡人，年輕時便擔任東京帝大理科大學動物學教室的飯島魁教授的採集助手，在他那兒學習剝製動物標本的技術。以狩獵為生的獵人常隨雇主對獵物的需求必須四海為家，他的採集範圍頗廣，除了日本內地及朝鮮之外，飯島教授曾於1902-04年間派他到海南島採集一段時日，並與當地的德國標本商學習獵捕鳥獸的技術及標本製作法。1905年到中國陝西省西安府的太白山採集，接著在1906年11月菊池37歲時首度被派來臺灣，之前他已經有十年的豐富田野經驗。

狩獵是先民的謀生技能，獵人也是個古老行業，但如果能幫博物館、大學等學術機構的研究採集而效命的話，不但能謀得溫飽一職，也有貢獻學界留名千古的機會。菊池來臺當時同時為三位雇主效

命：一是東京帝大動物學教室飯島魁博士的採集助手，二是住在日本橫濱的英國動物標本商 Alan Owston的採集手，三是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採集囑託的新頭銜。

話說在日英兩國關係非常友好的1906年2月，英國鳥獸採集家 W. Goodfellow 來到阿里山，他無意間從鄒族原住民的頭頂帽緣飾羽上發現有兩根很長的尾羽，於是將之帶回英國，交由鳥類學家 W.R. Ogilvie-Grant 鑑定，結果這種尾羽還不曾出現在大英博物館的收藏中，雖未曾見過其廬山真面目，但仍然很篤定地在5月時將它發表為新種 *Calophasis mikado*（今正式學名為 *Syrmaticus mikado*）。種小名「mikado」是「帝王」之意，因此日文就稱為「ミカド雉」，報紙漢文版稱之「美加羅雉」、「帝雉」或「三廉雉」。

菊池是否因為這個令人震撼的消息而於1906年11月初被派來到臺灣採集，不得而知。但巧合的是，他的目標也直指帝雉線索來源的阿里山。菊池在阿里山的塔山附近捕獲了20多隻的帝雉，雌雄皆有，這



帝雉

根據菊池米太郎1906年採
集的帝雉標本所繪的彩色
石版畫(Ibis, 1908)



H. Grönvold lith.

West, Newman imp.

CALOPHYSIS MIKADO. ♂, ♀.

些標本透過標本商 Owston 賣至歐洲，1907年由英國著名的鳥類收藏與研究家 W. Rothschild 將其實際樣貌首度描述發表於學界。隨後他在倫敦舉行的英國鳥類學會俱樂部的會議上，展示隨身帶來的一隻雄帝雉標本，引起全場轟動，帝雉乃在歐洲一舉成名。不過這一波都登錄在「Alan Owston 採集品」的名義下發表，菊池只是個背後提供標本的獵人罷了。

菊池的多重身分一直維持多年。1907年11月27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即報導：「菊池米太郎氏，東京理科大學飯島博士的助手與標本採集員於昨日來北」，稱菊池過去一年以來在臺灣採得禽獸蟲魚達三百種以上，數量超過一萬隻，有阿里山的高海拔山鳥及南投日月潭的魚類珍種。29日接著報導：「東京大學標本採集員，出發赴埔里社山中」。他在南投埔里社停留期間曾接受訪問，記者以「草鞋の塵」為題報導，聊他過去到太白山、海南島的採集經驗。菊池隨後將這批獵物帶回東京帝大，據1908年的《臺灣總督府報》報導：「先前上京的總督府事務官菊池米太郎於2月16日歸府」，可見當時他也在臺灣總督府內任職。

努力採集添館藏：動物標本來源的關鍵人物

菊池米太郎在臺灣總督府的公職生涯，據《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記載，他是從1907年開始成為殖產局農商課囑託，1909年5月改為殖產局博物館囑託，1909年6月起也同時兼任臺灣總督府中學校及國語學校的標本採集事務囑託（至1919年3月）。從1911年起同時擔任殖產局農務課及博物館這兩個單位的雇員，正式納入博物館體制內，直到1921年11月病逝為止。

關於菊池對臺北博物館的貢獻，從當時人物的言談當中可以得到印証，例如曾任臺灣博物學會會長的臺北帝大昆蟲學教授素木得一在博物館創立三十週年（1938）的紀念座談會上談道：「今日博物館能有如此基礎，在動物方面以菊池米太郎居首功」。臺北二師退休後擔任博物館囑託的堀川安市指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鳥、獸、蛇等能收集的如此完備，全賴菊池君的努力」。

另外，當時臺灣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就曾報導幾則關於菊池米太郎為草創時期的臺北博物館採集動物標本的故事：

1907年7月10日報導：「菊池米太郎目前以嘉義為根據地，或赴蕃界、或赴海岸採集，總督府為了動物標本收集之需，依賴菊池氏所獲得的珍貴或臺灣特有種類不少。一兩日前將標本送往東京帝大及臺灣總督府。最近一個月計採集山海林川的動物百數十種，其中可供大學研究的新種必然不少」（〈本島動物標本採集〉）。

1909年1月20日報導：「臺北博物館的陳列數量逐日增加，前些時日殖產局的菊池囑託赴臺東廳下的紅頭嶼〔蘭嶼〕出差採集一個月，帶回蕃人器物、船、動物、魚介等，植物種類亦多，其中還有活山羊四頭、蛇等其他地方所無法捕獲的珍奇種類，目前正在館內陳列中」（〈博物館の新陳列〉）。

1909年12月15日報導：「臺北博物館囑託菊池米太郎氏，一如往例，為了鳥獸的標本採集任務赴南部出差了兩個月，兩三天前才回到館裡。這一次的收穫頗多，其中在埔里社的山中射下了三頭水鹿、一頭岩山羊〔臺灣長鬃山羊〕的大型動物，水鹿為公

的一頭、母的兩頭，母的有一頭重達一百三十斤，從頭到腳長達六尺五寸。公鹿體型也很大，但捕獲時表皮受損嚴重，無法剝製成標本，不得已只好切下有著美角的頭部帶下山來，連同其他帶回博物館內者甚多，打算在來年的日英博覽會上作為展出品，如今暫時放在館內供民眾觀賞」(《博物館の珍獲物》)。

1910年10月23日報導，菊池囑託出差回日本內地的東京帝大醫科大學實習後返臺，館內的鳥類部分在飯島博士的指導下附上了最新的學名，動物陳列品的面貌將煥然一新(《博物館の新計畫》)。11月28日接著報導，菊池在東京學習了模型製作的「蠟細工法」，帶回的芭蕉、蘋果、柿子、蜜柑等果實模型與實物幾難分辨，蛇類、魚類的模型也栩栩如生，未來將由菊池囑託製作臺灣特產菓物的模型陳列於館內(《博物館近況》)。

菊池為了要製作館內展示用的動物標本，幾乎用盡了所有可能的方法。據森丑之助，這位與菊池分別為博物館動植物標本採集而努力的重要人物回憶道(1925)：「菊池米太郎連飼養在總督官邸庭園內的梅花鹿、孔雀、鷹、鳩等動物也敢開口請求，提供他做成標本」(《臺北博物館の思ひ出》)。儘管菊池任職臺北博物館期間採集了大量的脊椎動物標本，充實並奠定館藏規模，不過只有黑田長禮1915年來臺時曾針對館內的鳥類典藏品發表〈臺北博物館所藏鳥類標本目錄〉219種而已。

學術成就：以君之名永恆紀念

菊池米太郎早期所獵獲的鳥獸標本，除了臺北博物館及東京帝大之外，亦散藏於歐美博物館中，如大



以菊池米太郎姓氏命名紀念的菊池氏田鼠(*Microtus kikuchii* Kuroda, 1920)，又名「臺灣高山田鼠」。(《臺灣產鼠類的圖說》，1941)

英自然史博物館、美國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美國紐約自然史博物館，由專家發表許多新種，如鳥類的白眉林鴝、灰鷺、鱗胸鷓鴣，哺乳類的臺灣森鼠、長吻松鼠、臺灣煙尖鼠、白面鼯鼠，兩生類的盤古蟾蜍，蛇類的史丹吉氏斜鱗蛇、阿里山龜殼花等。

直到1915年Owston去世，接著歐戰爆發，切斷了標本的提供，菊池的標本才轉由日本學者接棒研究，由黑田長禮發表鳥類及鼠類新種，如褐鷺、岩鷓、小翼鷓(菊池知目鳥)、臺灣叢樹鷺及臺灣高山田鼠等。而大島正滿則發表爬蟲類新種，如菊池氏壁虎、菊池氏龜殼花等。

菊池米太郎一生所採集的鳥獸標本極多，當然也不乏新種，尤其動物學者為了感謝菊池的採集貢獻，還特別以他的姓氏作為種小名來命名紀念(或後來中文名稱以其姓氏命名)的新種有(1)菊池氏田鼠(*Microtus kikuchii* Kuroda, 1920)，又名「臺灣高山田鼠」，1919年4月12日，菊池採自新高前山海拔3300公尺處。(2)菊池氏壁虎(*Gekko kikuchii*



菊池氏龜殼花

Oshima, 1912), 菊池採自蘭嶼。(3)菊池氏龜殼花 (*Trimeresurus gracilis* Oshima, 1920), 英名「Kikuchi Habu」, 菊池1918年10月採自能高山海拔3220公尺處。(4)菊池氏細鯽 (*Aphyocypris kikuchii* Oshima, 1919), 大島正滿採自花蓮璞石閣(玉里)。比較不為人知的是菊池偶而也受託順道在高山離島處採集植物標本, 例如1909年12月的紅頭嶼及1912年7月的新高山之行。東京帝大的植物分類學家早田文藏還將菊池採集的銳葉山柑 (*Capparis kikuchii* Hayata, 1913) 以其姓氏命名。

餽贈嘉禮：獻上臺灣產鳥類

1915年8月20日,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正式開館。1916年4月, 臺灣舉辦「始政二十年紀念臺灣勸業共進會」, 博物館為展出單位。來訪的閑院宮殿下

為菊池米太郎開啟了新任務：奉命採集鳥獸標本獻呈東京皇室貴族。1916年7月, 菊池隨安東貞美總督攜帶臺灣產鳥類標本前往東京獻給宮內省, 共製作成五份, 分別獻給天皇、皇后、皇太子、皇子及閑院宮, 有獸類(石虎、白鼻心、穿山甲、山羌、食蟹獐)、鳥類27種及蝶類104種。1917年5-6月間, 菊池又為了獻上臺灣產鳥類於北白川宮殿下下的任務, 再度前往南投、阿里山、屏東等地採集, 11月由菊池親自送至東京, 12月11日回臺。

接著更由於對生物學研究極感興趣的裕仁天皇在1916年11月時即被立為皇太子的關係(1926年即位, 改元昭和), 因此投其所好, 捕捉臺灣特產鳥類是臺灣總督獻給皇室的最佳禮物, 也成為菊池晚年最重要且最後的光榮使命。

其實為了要獻給皇室珍品, 有時候連臺北博物館也沒有任何保留。以帝雉為例, 1908年4月菊池赴阿里山捕得一隻雄雉, 標本陳列於臺北博物館, 剛好來得及趕上開館; 1912年8月又在阿里山得一雌雉。臺北博物館直到1918年10月為止也只收藏了這一對帝雉標本而已。



石虎

捕捉活帝雉獻天皇

1918年6月，第七任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就任，他一上任就決定要獻上臺灣特產活帝雉給皇太子裕仁陛下，因為唯獨「世界名鳥帝雉」尚未獻入宮中飼養，因此菊池奉命於8月8日整裝，從臺北出發前往阿里山。但當時阿里山正在進行鐵道鋪設的工程，炸藥爆破岩壁的巨響把帝雉都嚇跑了，所以成果不佳，乃轉往能高山試試。菊池雇用了十一名原住民，在深山幽谷中設置陷阱，餐風露宿了五十餘日，終於在9月16及19兩日分別捕獲兩隻雄帝雉而已，但始終捕捉不到雌雉。因為無法配對，採集成果未符預期，不得已仍於10月1日回到臺北。

10月2日的報紙形容，任職於臺北博物館的菊池先生撫摸著蓬亂許久未理的鬚鬚，道出捕捉帝雉的辛苦經過：「實在說來，此時是捕捉帝雉最為困難的季節，因為雌雉正在抱雛，不會飛遠，雄雉正進入換羽期也飛不遠，正是一年當中帝雉活動力最為遲鈍的時候，要想捕獲實在得費盡苦心。不但得忍受高山的嚴寒氣候，而且為了要放誘餌，必須在黎明前的暗夜中進行，跋涉人跡罕至的山頂溪谷，其間的困難艱辛實非一二語所能道盡」。

10月5日的報紙再以顯著版面及標題：「臺灣特產「帝雉」，明治卅九年菊池囑託在阿里山初捕獲」大幅報導。等帝雉飼養穩定之後，菊池隨明石元二郎總督在10月13日帶著雄帝雉與幾隻深山竹雞，搭船前往東京，獻上臺灣產鳥類於兩陛下，飼養在新宿御苑內。

1918年12月，東京的日本鳥學會雜誌《鳥》也報導了這則訊息，並期盼「能夠見到雌雉的早日到來，以



穿山甲



食蟹獼



山羌

便充分繁殖，菊池君回臺之後將繼續為捕捉雌雉而努力」。雜誌還特別放上一張可能是菊池米太郎這趟去東京時所拍攝的全副武裝獵裝照，也可能是目前唯一面世的菊池個人照。

由於明石總督對於未能將配對帝雉獻給宮內而感到遺憾，相信日臺兩地都給菊池很大的壓力，於是菊池齋戒沐浴，靜待來年開春。1919年3月27日他再度從臺北出發，4月3日上阿里山，在阿里山至新高前山之間命9名原住民協助架設陷阱，經過一個月的努力，終於捕獲雌鳥4隻、雄鳥3隻，於5月7日回到臺北，暫時飼養在博物館內。

這次他終於再展當年雄風，不像1906年11月那一次，都把20餘隻帝雉交到英國標本商手裡給賣到歐洲去了。他終於可以在國人面前威風一番，隔天8日一早就著獵裝，很得意地將帝雉帶到民政長官下村宏的官署，在長廊下供眾人觀賞，讓大家都開了眼界。10日及11日兩天剛好是周六及週日，便開放給一般民眾到博物館參觀，看到報紙的報導好奇而來的民眾極多。接著事不宜遲，在準備好旅途中帝雉愛吃的餌料，如甘藷、南京豆之後，便於5月12日搭船前往東京。明石總督非常重視，也一同上京觀見。5月9日的報紙便以「獻上帝雉，菊池氏攜帶上京」為標題風光報導。

目前位在日本東京附近的山階鳥類研究所，共收藏著194份菊池米太郎在臺灣採集而交給東京帝大動物學教室的標本，其中有2隻是帝雉，為1919年4月22日（雄鳥）及24日（雌鳥）在新高前山海拔2700公尺處所獵獲。當時菊池還在標本上頭繫上一張他的名片，印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博物館勤務，國

語學校、臺北廳囑託 菊池米太郎，動物標本採集員」。

將菊池米太郎稱之「帝雉獵人」並不為過，他的一生與帝雉的採集史幾乎完全畫上等號。

罹患食道癌：53歲病逝臺灣

菊池結束帝雉任務之後過了一年，自1921年7月以來病勢加重，於11月16日去世。《臺灣日日新報》17日隨即報導：「菊池米太郎（總督府囑託）因食道癌於昨晚逝去」。18日接著報導：「博物館的菊池囑託因食道癌於前日上午成為不歸客。君長年奉職於總督府，剝製及獻上的鳥獸類標本均依賴君之手才得以完成，例如近年來非常出名的帝雉，全由菊池君負責完成，失去此一『名物男』，實在令人惋惜」。臺灣總督府在當月隨即發佈「賞與」，表彰他的貢獻。

日本鳥學會也在《鳥》雜誌上報導了會員菊池死亡的消息，並且肯定道：「菊池米太郎是一位天才的鳥類採集家，臺灣的鳥類研究材料大部分都出自他的採集之手，特別有名的是，他是帝雉最初的採集家，對鳥學界貢獻甚大。他的去世對於臺灣的博物館是極大的損失。我國鳥學界失去了最優秀的採集家，實在深感遺憾」。

黑田長禮在戰後談道：「菊池米太郎是Owston在日本的最佳採集手之一，來臺後在臺北博物館擔任標本採集的工作有一段時日。當時他努力採集了許多的高山鳥類及小型哺乳類。他是一位勤快的採集人，足跡踏遍全島與各離島。他剝製鳥類標本的技術非常好，但在哺乳動物方面則遜於折居彪二郎。乍看之下，他有點黑且胖，或許是他長期的探險

所帶來的折磨，讓他染上了不治之疾。他晚年時悲淒的逝去，對我而言是最大的悲傷」。

隨著菊池米太郎的去世，臺北博物館也正好結束殖產局時代著重採集建構的奠基角色與任務。館方日後未再僱用專人前往各地採集。館藏標本漸臻豐富，展示教育躍為重心。

寂寞身後事：戰後逐漸被遺忘

當年英國標本商 Owston 旗下除了菊池米太郎之外，還有一位比他年輕 14 歲的採集手折居彪二郎 (Hyojiro Orii, 1883-1970)。折居 23 歲時在北海道函館擔任大英博物館採集員的助手，從此以受託採集鳥獸標本為業，先後受雇於 Owston、黑田長禮及山階芳磨。採集的範圍北至蘇聯薩哈林，西至中國雲南、朝鮮、滿州，南至琉球、臺灣、密克羅尼西亞。1932 年 5 月，山階派遣折居彪二郎前來臺灣各地採集鳥獸長達一年，鳥類標本共得 230 種 2,000 份以上。



1918年12月，日本鳥學會的《鳥》雜誌特別放上一張菊池米太郎赴東京時著獵裝的照片。

如今兩人的地位大不相同。1948年日本鳥學會特別表彰折居為日本最偉大的動物採集家，受到日本國內與國際間的重視。北海道苫小牧市的家鄉還為他成立「折居彪二郎研究會」，2013年底出版了日記《鳥獸採集家折居彪二郎採集日誌～鳥學・哺乳類學を支えた男～》。至於1921年病逝臺灣的菊池前輩，他的重要成就大多屬於臺灣，

除了「菊池氏龜殼花」、「菊池氏細鯽」等動物名稱偶而提醒世人的記憶之外，他早已經從帝雉高峰中逐漸被戰後的日本人及臺灣人所遺忘。

或許菊池先生「書讀得少」（素木得一語），文字罕見，大多是間接出自受訪時的記者或編輯之筆。但獵人的成就在於獵物，不在文字。該如何紀念菊池先生對臺灣動物學研究的貢獻呢？菊池標本再研究？菊池是否也曾留下採集日記？是否還能聯繫到他的後代家屬？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繼續追索下去的課題。

參考文獻

- 日本鳥學會，1918，〈雜報〉，《鳥》2：137-138。
日本鳥學會，1922，〈雜報〉，《鳥》2：161。
日本山階鳥類研究所 <http://www.yamashina.or.jp/>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 who.ith.sinica.edu.tw
吳永華，1996，〈菊池米太郎〉，《被遺忘的日籍臺灣動物學者》，頁35-49，晨星出版社。
菊池米太郎，1916，〈獻上せる臺灣產博物標本〉，《臺灣博物學會會報》6：190-194。
菊池米太郎，1917，〈北白川宮殿下へ獻上せる臺灣產鳥類〉，《臺灣博物學會會報》7：161-162。
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 <http://tbmc-2.nlpi.edu.tw/proxy.nlpi.edu.tw:2048>
臺灣博物館協會，1938，《臺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紀念論文集》。
Kuroda, N., 1952 Mammalogical history of Formosa, with zoogeography and bibliography.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Taiwan Museum*. 5: 267-304.
Rothschild, W., 1907 Description of male *Phasianus mikado*. *Bull. Brit. Ornith. Cl.* 21: 22-25.